

# 民間故事中的姊妹情結

## ——兼論蛇郎君類型的「紅龜粿」意象\*

鹿憶鹿

東吳大學中國文學系教授

### 提 要

本文主要在探討蛇郎君故事的姊妹情結。故事中，妹妹自願嫁給蛇郎君，蛇郎君富有，必定引起姐姐的嫉妒；其中有姐姐對未嫁或嫁不到好人家的恐懼，也有對富有婚姻的渴求，透露身為傳統女性的悲哀。其中的父親角色大多是窮人，在臺灣故事中則常見撿豬屎的，反應了早期社會的生活形態。臺灣的蛇郎君故事，妹妹死後變形，最後常常變成紅龜粿。紅龜粿是臺灣年節喜慶的傳統糕點，有其文化上的意涵，而妹妹變成廚房中或灶上的一個紅龜粿，其中似乎是妹妹主中饋地位的重新擁有。本文試圖從這些面向來觀察具有臺灣特色的蛇郎君故事。另外，筆者也將蛇郎君故事與日本、歐洲的近似故事比較，凸顯姊妹手足的相爭糾葛情結一直是故事的核心母題，手足的相爭也代表了民族性中的家族觀念，姊妹即使出嫁仍與娘家密切往來，她與原生家庭的紐帶始終保持著。

**關鍵詞：**蛇郎君 故事類型 姊妹情結 紅龜粿

---

\* 本論文初稿宣讀於臺灣大學中文系主辦「曾永義先生學術成就與薪傳國際學術研討會」（2016年4月23日）。論文修改後，幸蒙學報審查委員惠賜高見，得以補正，謹致謝忱。

# 民間故事中的姊妹情結

## ——兼論蛇郎君類型的「紅龜粿」意象

鹿憶鹿

東吳大學中國文學系教授

### 一、前言

民間故事類型索引的編著，以AT分類法最受到重視，引用比較普遍，它由芬蘭學者阿爾奈發表於本世紀初，以北歐流傳的故事為主，在1910年纂成《故事類型索引》一書。第二次增訂版於1961年在赫爾辛基出版，由阿爾奈和湯普遜兩人共同具名，書名是 *The Types of the Folktale*。故事類型索引是一種以故事結構為歸類基礎的工具書，使用AT系統，是因為許多民間故事編目者比較常用。根據民間故事類型可以發現，AT433型是「The Prince as Serpent」；433A型是「A Serpent Carries a Princess into its Castle」；433B型是「King Lindorm」；433C型是「The Serpent Husband and the Jealous Girl」。<sup>①</sup>與433相關的蛇王子類型，其中收錄中國的相關故事甚少，這三個亞型主要是從印歐故事中抽取出來的，因而研究蛇郎故事的學者都將中國的故事歸為433D型。

433型蛇王子的內容如下，一名貧婦收養一條小蛇，小蛇長大後要娶國王的女兒，國王提出一些非常苛刻的條件，蛇都一一完成。就在結婚之夜，這蛇變成一

---

① Antti Aarne's Verzeichnis der Märchentypen (FF communications no.3) translated and enl. by Stith Thompson, *The Types of the Folktale: a classification and bibliography*, Helsinki: Academia Scientiarum Fennica, 1961.05, pp.147-148.

個英俊的年輕人，原來他是一個被施了魔咒的王子，現在魔咒期滿失效，他恢復人身。在有些故事裡，新娘在結婚夜解除蛇王子的魔咒，方法是她穿了很多件衣服，當新郎要她脫去衣服時，她要求新郎先脫自己的，然後彼此輪流，一人脫一件。當蛇脫去第七件時，蛇皮褪盡，就恢復成人，這時新娘立刻把那些蛇皮毀棄，魔咒就此解除。這樣的故事情節流傳在德國、希臘、印度、義大利等國家。<sup>②</sup>

433C的故事為「有女嫁蛇郎 學樣就遭殃」，情節說的是有個少女嫁給一條蛇，婚後那條蛇恢復人形，是一個英俊富有的男人。鄰女見了很羨慕，要父親也去找一條蛇來結婚。但那是一條真的蛇，在結婚當夜就把新娘吃掉了。這個故事流傳於柬埔寨和印尼。<sup>③</sup>

我們所熟知的蛇郎君故事是大陸各省及臺灣限定的民間故事類型，是蛇郎君與三姊妹的婚姻糾葛故事，即使是鄰近的日本，也只有蛇妖的故事，少見女子甘願嫁蛇為妻的情節。鍾敬文（1903-2002）早在 1930 年就為文討論蛇郎故事，引述蛇郎故事 30 篇，羅列出河北、山東、安徽、江蘇、浙江與廣東、福建等都有相同母題的故事流傳。

鍾敬文歸納的類型大意如下：

- （一）一父親有幾個女兒。
- （二）一天，他出門去，為蛇精所困，許以一女嫁之。
- （三）父歸遍問諸女，唯幼女肯答應嫁蛇。
- （四）幼女嫁蛇得幸福，姐姐妒羨而殺之，代以己身。
- （五）妹妹魂化為鳥，以詛咒其姐，被殺。
- （六）又變形為樹或竹，姐姐又恨而伐之。
- （七）姐姐卒困於妹妹的變形物，受傷或致死。<sup>④</sup>

---

② 金榮華：《民間故事類型索引》（增訂本，全四冊）（新北：中國口傳文學學會，2014年），頁 332-333。

③ 同前註。

④ 鍾敬文：〈蛇郎故事試探〉，《鍾敬文民間文學論集》下冊（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1985年），頁 192-208。

德國的學者艾伯華（Wolfram Eberhard, 1909-1989）在 1937 年就以德語寫成《中國民間故事類型》一書，其中就有蛇郎故事類型：

- （一）從前有個父親，有好幾個女兒。
- （二）他受到一條蛇精糾纏，沒有辦法只好答應把一個女兒許配給他。
- （三）只有最小的女兒願意跟蛇精結婚。
- （四）她生活得非常幸福並且也很富裕。
- （五）她的一個姐姐非常妒忌，便把成為蛇郎妻子的妹妹扔到一口井裡，自己取而代之。
- （六）死者變成了一隻鳥，在假妻梳頭時辱罵她，鳥被殺死，做成食物。丈夫吃鳥肉，鮮香可口，假妻吃鳥肉，不是滋味。
- （七）死者變成了一棵樹或一根竹子，假妻覺得它很討厭，而丈夫覺得它很可愛。假妻把它砍掉。
- （八）死者後來的一連串化身把假妻給折磨死了。<sup>⑤</sup>

丁乃通（1915-1989）的《中國民間故事類型索引》首次將蛇郎故事歸為 433D，參考的故事異文多達 60 餘篇。其中較值得注意的是，故事中的父親所以要將一個女兒嫁給蛇，或因為父親偷摘花要受懲罰，或因為蛇幫父親砍所有的樹或撿起掉進深洞的斧頭。被害死的妹妹死後的變形則極為多元，或變小床或變嬰兒推車，或變洗衣棒或變紡錘，或變饅頭或變餃子，或變白菜。<sup>⑥</sup>丁乃通特別注意到這個故事中妹妹死後變形的豐富性，然而他並未歸納到臺灣的蛇郎君故事，因此故事中並未出現撿豬屎的父親角色或妹妹變形為紅龜粿的情節。

金榮華《民間故事類型索引》編號 433D 的蛇郎君故事情節也大致相近：

- 
- ⑤ （德）艾伯華著，王燕生、周祖生譯：《中國民間故事類型》（北京：商務印書館，1999 年），頁 51-52。
  - ⑥ 丁乃通著，鄭建成等譯：《中國民間故事類型索引》（北京：中國民間文藝出版社，1986 年），頁 122-124。

一個老人誤採蛇的花朵，或蛇幫他拾回失落的斧頭。老人有三個女兒，蛇要老人把其中一個嫁給他。三個女兒中只有小女兒為解老父之憂而嫁蛇，嫁後蛇恢復了人形，夫妻生活美滿。但這引起大姐的嫉妒，把妹妹引到井邊照影而把她推落井中淹死，並冒充她到蛇郎家中。妹妹的亡魂則變形為一隻鳥，譏諷她的姐姐。鳥被姐姐殺死後，從鳥屍長出一棵竹子，姐姐用來製成床或椅，但一坐上去就跌倒。姐姐把床或椅燒掉，結果火星蹦瞎了她的眼；或亡魂又變成一條蛇咬死了姐姐。在諸如此類的連續變形以後，女主角變回人形，設法讓丈夫認出，夫妻團圓。<sup>7</sup>

金榮華先生的類型索引中，蛇幫老人撿回斧頭的情節是與歐洲有異的，而金先生對故事的最後變形並未說明，其實最後變形常是關鍵。

陳麗娜〈《蛇郎》故事在臺灣的流傳與變異〉一文歸納了臺灣地區蛇郎君故事的結構：

- (一) 老父因採花被蛇郎察覺而允諾嫁女，可是女兒們都不願意，只有一位女兒願意嫁蛇郎、嫁蛇郎的女兒婚後反而過著幸福快樂的日子。
- (二) 她的姊妹們因妒嫉而誘騙她到井邊照看倒影，趁機將她推入井（河）中，然後冒充她的人回到蛇郎家。
- (三) 妻子的靈魂變成一隻鳥，不斷的譏諷她的姊妹，因此遭到姊妹的捕殺烹食。蛇郎吃鳥肉時滋味鮮嫩，但她的姊妹吃的鳥肉又老又臭，所以將剩餘的鳥肉扔掉。由鳥肉棄置長成一棵竹子，竹子被砍下做成椅子（躺椅），當蛇郎坐時很舒服，她的姊妹坐時則會跌一跤，這椅子又被劈了當柴燒。鄰居到蛇郎家討火種，結果在灶內發現有個紅龜（白龜、年糕）裸，帶回家後才發現變成一位女子，原來是妻子恢復了原形。<sup>8</sup>

<sup>7</sup> 金榮華：《民間故事類型索引》，頁334。

<sup>8</sup> 陳麗娜：〈《蛇郎》故事在臺灣的流傳與演變〉，《美和專校學報》第16期（1998年），頁188。

胡萬川《臺灣民間故事類型》一書的433D就是蛇郎君，他列舉了四十幾則流傳於臺灣的例子，從中似可窺見情節中幾項閩南的特色，父親的角色是「撿豬屎的」，三女兒死後變成小鳥，被害死後又變成竹子，竹子被蛇郎做成椅子，竹椅被放到竈裡燒掉，最後妹妹變為「紅龜粿」，「紅龜粿」被隔壁阿婆拿回家，蓋在被子裡，變回原來的形貌。<sup>9</sup>

這個故事中的妹妹冤死當然是重要情節，而讓人思考的是，何以在我們的民間故事中姊妹總是要搬演爭奪丈夫的戲碼？何以故事從未在男女兩人的幸福婚姻中結束？何以臺灣的這一類型故事中，妹妹總是在最後變形為「紅龜粿」？筆者希望在小文中討論這幾個議題。

金榮華與胡萬川兩先生都以臺灣習稱的「蛇郎君」當類型名稱，頗能表現臺灣的地方性特色，本文因此也以「蛇郎君」為題。

## 二、姊妹手足的競爭

臺灣的蛇郎君故事流傳普遍，五零、六零年代出生的人，大多對這個故事類型耳熟能詳。

彰化田尾採錄的〈蛇郎君〉故事大意說，蛇郎君娶了員外的三女兒，只有老三看得到蛇郎呈現人形，別人就只看見蛇。員外去看女兒的時候，發現女兒生活得很好，還拿兩條金手絹要給他上廁所用，員外將手絹帶回家，各給了老大、老二一條。老大起了壞心，到蛇郎君家把三妹騙出，把她推入井裡。蛇郎君回來後發現老婆不一樣，臉上有麻子，腳也變大了，樹上的鳥兒告訴蛇郎君大姐佔妻位，但蛇郎沒聽懂。老大藉機將鳥兒殺死，丟入糞坑。沒想到，糞坑長出了一叢竹子。大姐將竹子燒掉，恰好隔壁阿婆來要木柴，恰好拿了藏在竹子裡面的紅龜粿。原來三妹曾變鳥、竹子、紅龜粿，阿婆收養她當女兒，便幫助她與蛇郎君相認。<sup>10</sup>故

<sup>9</sup> 胡萬川：《臺灣民間故事類型（含母題索引）》（臺北：里仁書局，2008年），頁67-74。

<sup>10</sup> 胡萬川總編輯：《彰化縣民間文學集故事篇》四（彰化：彰化縣立文化中心，1995年），頁140-155。

事中較特別的是老父親是個員外。

桃園蘆竹鄉的故事也大同小異，蛇郎君要偷花的老人把一個女兒嫁給他，三個女兒本來都不願意，後來三妹妥協嫁給蛇郎，沒想到過著很舒適的生活，穿金戴銀，讓大姐很嫉妒。於是就在和小妹一起汲水的時候把她推下去，自己回到蛇郎家假扮小妹。<sup>11</sup>這個故事中蛇郎妻子穿金戴銀，引得大姐嫉妒。

臺中東勢鎮採錄的故事中，蛇郎君要採花的瘦義伯嫁一個女兒給他，老三很孝順地答應了。瘦義伯本來很擔心，沒想到到了蛇郎家後，才發現老三的日子過得很舒適。二姐知道了，設計將小妹害死，自己用紅帕把臉遮起來，蛇郎雖然懷疑自己的妻子，但也沒時間求證。變成小鳥的小妹每天都會飛到窗口罵二姐，二姐就叫婢女把小鳥打死埋了；沒想到，居然長出一叢竹子，二姐又叫工人把竹子砍了當柴燒。燒完後，變成一個紅龜粿，紅龜粿後來變回人躲在門後。蛇郎君回家發現這個女孩，女孩解釋了事情的原委。<sup>12</sup>這故事中比較少見的是，害死妹妹的是二姐，大部分故事中推妹妹入井中的都是大姐。

澎湖的蛇郎故事中，三個女兒的老父親也是因為採花需要將一個女兒嫁蛇郎，蛇郎有錢，三妹吃得好穿得好。

大姐去看三妹，見三妹很好命，住的房子這麼漂亮，又穿得這麼好，吃得這麼好，便起了壞心，想害這妹妹。於是她邀三妹去後花園賞花，那裏有一口井，她對三妹說：「我們去井邊照井水，看誰比較漂亮！」兩人在照井水時，姐姐就將妹妹推下井去淹死。妹妹被淹死後，大姐假冒她與蛇郎君一起生活。起初蛇郎君感覺不對，以前太太很漂亮，今天怎麼這麼醜！就問：「妳今天怎麼臉皺皺的？」姐姐騙他說：「今天我不小心跌倒，臉被刮到了。」<sup>13</sup>

<sup>11</sup> 胡萬川總編輯：《蘆竹鄉閩南語故事》一（桃園：桃園縣立文化中心，2000年），頁78-89。

<sup>12</sup> 胡萬川、王正雄總編輯：《東勢鎮閩南語故事集》一（豐原：臺中縣立文化中心，2000年），頁150-159。

<sup>13</sup> 金榮華：《澎湖縣民間故事》（新北：中國口傳文學學會，2000年），頁193-195。

南投草屯也是撿豬屎的老伯去偷摘蛇郎的花，老伯的三個女兒中，老大是米篩臉，老二是尖下巴的鴨蛋臉，蛇郎要求雞蛋臉的三女兒嫁給他。老父親去拜訪出嫁的三女兒，發現女兒穿得金光閃閃，還有僕人服侍，因而引起大女兒的忌妒，所以就到妹妹家把她害死，然後自己嫁給蛇郎。三女兒被老婆婆所救，當作老婆婆的女兒。最後經過一番艱辛，三女兒與蛇郎再度團圓。故事中，還講述蛇郎把冒充妻子的大女兒殺死，並把大女兒的肉給岳丈吃。<sup>14</sup>

臺中大甲流傳的蛇郎故事，撿豬糞的老父親有三個女兒，只有小女兒願意嫁給蛇郎，三女兒出嫁後，老父親去看望女兒，發現蛇郎的家別有一番天地。

回家後，老伯對大女兒和二女兒說：「以前要你們嫁蛇郎君就偏不要，你看，他們家真是金碧輝煌，你小妹真是福氣哦！」於是，這大女兒聽了，就心生嫉妒，想取代這三女兒的新娘子位置，就趁三女兒打水時，將她推落井內，害死了她，反而自己來到蛇郎君家，做起冒牌新娘子來了。回到了蛇郎君新房處，他就問：「噢，妳一趟回來，怎麼臉上多了這許多斑點？」她回答道：「路上風沙很大啦！」又問：「妳的腳又怎麼變大了呢？」答道：「走路去的才變大的呀！」這個蛇郎君心裏還是充滿了疑問，但也就沒再追究了。<sup>15</sup>

撿豬糞的父親見到蛇郎有金碧輝煌的家，向另外兩個女兒誇耀小女兒的福氣，引來原本拒絕出嫁大姐的嫉妒心。臺中豐原談論的故事中內容也與此雷同，挑著畚箕到處撿豬糞的老翁有三個女兒，因為採花而被蛇郎威脅，只有小女兒願意出嫁。

臺中大安的蛇郎君故事中，說的是蛇郎外出遊蕩，晚上借宿在一個富有的人家，看上那家的第三個漂亮女兒，因此偷偷的把她帶走。故事中，描述母親出外尋找。

<sup>14</sup> 胡萬川總編輯：《南投縣福佬故事集》（南投：南投縣文化局，2003年），頁162-171。

<sup>15</sup> 胡萬川、黃晴文總編輯：《大甲鎮閩南語故事集》一（豐原：臺中縣立文化中心，1995年），頁169-177。

母親終於找到女兒了，當晚就在那裏過夜，天亮就回去。回家時說給另外兩個女兒老大和老二聽。那老二聽了就說：「這樣子我也要去跟她玩。」便去了。來到三女兒家，老二到了妹妹家，看到她家這麼舒適，蛇郎君這人又長得很好看。老二的心地本就較狠，就要害死妹妹，要奪這個妹婿。於是便在那過夜，就這樣害死了妹妹。以前的人害死了人，都會把屍體埋在屋後，屋後有根柱子旁邊草草埋掉。<sup>16</sup>

臺中大安的蛇郎君故事比較特殊，沒有父親採花的角色，是因為蛇郎借住富人家中，看上最小的妹妹，強行將看上的妹妹帶走。二姐到妹妹家，發現蛇郎有好的房子，人也好看，就將妹妹害死，要奪妹婿。

蛇郎君故事中，很少出現姐姐見妹妹嫁得好而無動於衷不生歹念的。中國的灰姑娘故事也一樣，故事後半部的情節常與蛇郎君故事一模一樣。

艾伯華在《中國民間故事類型》的第32灰姑娘類型中提到，灰姑娘故事類型有替代母題，內容大致為漂亮的繼女被推到井裡，靈魂變作鳥，鳥被殺死，變成竹子，竹子造成醜女孩的死亡。<sup>17</sup>這與「蛇郎」中的變形母題近乎相同。

鍾敬文以為中國的灰姑娘故事類型可概括為幾點，其中就提到，灰姑娘婚後，夫妻生活幸福，繼妹妒忌姐姐，設法害死她，自己冒充姐姐。姐姐的魂靈化作鳥兒，鳴唱以提醒丈夫；被妹妹殺害，又變為竹樹等。姐姐復變為人，寄寓鄰居老婆婆家。最後由於鄰居的幫助，夫妻終得團圓。<sup>18</sup>

金榮華的510A灰姑娘故事類型也提到，這則故事有時還有尾聲：少女結婚後，忌妒她的繼妹把她推入井中淹死，然後冒充她去夫家；她則變為一隻鳥，天天嘲諷她的繼妹，結果又被繼妹所殺。於是她再變形為花或其他植物，只對丈夫友善。經過一些這樣的變形鬥爭後，最後她變回人形，向丈夫說明被害的經過，

<sup>16</sup> 胡萬川、王正雄總編輯：《大安鄉閩南語故事集》三（豐原：臺中縣立文化中心，1999年），頁120-127。

<sup>17</sup> （德）艾伯華著，王燕生、周祖生譯：《中國民間故事類型》，頁56-58。

<sup>18</sup> 鍾敬文：〈中日民間故事比較泛說〉，《民間文學論壇》第3期（1991年）。

使繼妹受到應有的懲罰而夫妻重聚。<sup>19</sup>這樣的情節不是與蛇郎的後半部雷同嗎？歐洲的灰姑娘故事，似乎都在女主角找到真愛而獲得美滿婚姻時結束，「從此兩人過著幸福快樂的生活」，而中國的灰姑娘故事不然，常常會出現「下半場」前妻的女兒找到如意郎君後，嫉妒的繼妹把姐姐害死。灰姑娘故事的「蛇足」更讓我們體會到，我們民間故事中的姊妹情結似乎更強調婚姻的彼此較勁，爲了搶奪丈夫甚至不惜手足相殘。

根據簡齊儒的統計，故事中的女兒數目，福建省有 50% 是三個，臺灣的故事中也大都是三個。<sup>20</sup>一定是兩個姐姐不願意嫁給蛇郎，而妹妹出嫁後，害死妹妹的以大姐居多。何以兩個姐姐原先不願意嫁給蛇郎，而後又要害死妹妹冒充蛇郎的妻子？關鍵在故事中都會講述妹妹嫁得好。福建永春的蛇郎故事裡，父親的角色也被稱作「豬屎公」：

永春大鵬山有一個山峰叫湖安山，山頂有一個蛇洞很深，……蛇郎君就住在這個洞裡。早年湖安山頂住著一家人，一個是豬屎公，三個女兒。豬屎公經常出去拾豬屎牛屎，走啊走啊走到很遠的地方。這天，他看見山茶花開得又大又美，採了三朵，要帶回去給三個女兒插。他剛摘下花要走，路上有一個俊秀的後生迎面走來，施禮說：「豬屎公，你摘花要做甚麼？」豬屎公說：「要給三個女兒插頭。」後生要求說：「你把一個女兒配給我為妻吧。」……後生說：「我的名叫蛇郎，花是我親手栽……誰採了護洞寶花，就得有女兒配我，如無，就要給我吞掉。」豬屎公無奈，只好答應。<sup>21</sup>

據簡齊儒的統計，在臺灣漢族流傳的故事裡，十之八九都會提到父親的存在，而父親的身分有將近一半是撿豬屎的「豬屎公」，或者是農夫或柴夫，反映了以前

<sup>19</sup> 金榮華：《民間故事類型索引》，頁 375。

<sup>20</sup> 簡齊儒：《臺灣地區蛇郎君故事研究》（臺中：中興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0 年），頁 49-50，頁 79。

<sup>21</sup> 鄭蓮講述：〈蛇郎君〉，《中國民間故事集成·福建卷》（北京：ISBN 中心，1998 年），頁 607-610。

社會生活情態，也表露了女方家境不好，甚至貧窮的經濟狀況。<sup>22</sup> 1921年，片岡巖著《臺灣風俗誌》，書中提到撿豬屎的工作大都為兒童，也有大人參加，到路上撿拾豬糞賣給農家做肥料，或晒乾後做養魚飼料，也有關於拾牛屎的紀錄。<sup>23</sup> 可見父親的撿豬屎職業是早期收入低下者的生活日常。

石岡版本的蛇郎故事與東勢版本的近似之處頗多，故事中的父親都需上山挑撿豬糞維生，以職業行為稱之「豬屎公」，不另取他名以表達直接聯想。蛇郎君派昆蟲提親，土蜂當媒人去豬屎公家，說明「土蜂是古代媒人，提檳榔當作禮物」，並添加「蛇郎君準備了冬瓜、冰糖、糕餅、金器為聘禮，大約五六盛，十二人扛去豬屎公家」迎娶之用。關於鄰居阿婆借火種以「說明以前的年代沒有火柴棒或打火機，需要留火種煮飯」。文中引用常民器物與生活場景營造故事氛圍吸引閱聽人，如土蜂回去向蛇郎君稟報探訪豬屎公女兒的結果，以「鬻杓」形容大女兒額頭凸、以「飯籩」形容滿臉青春痘的二女兒，鬻杓與飯籩都是廚房的用具，而小女兒被形容美若天仙，這是「尋常／天仙」之別。<sup>24</sup>

古佳峻認為，臺灣蛇郎君故事的空間呈現蛇郎君金碧輝煌的大瓦厝、花園，是相對於三姊妹家境的茅草屋，空間視角的轉移由原生家庭至蛇郎君家中，由屋內至井邊（水池邊）、後院至廚房灶內、鄰人家與街道邊，使用物品的奢華以各式金銀製的或繡金鞋為象徵，身上有「清貧／奢侈」的對比關係，強化么女孝順而得到幸福歸屬的生活模式。<sup>25</sup>

故事中的蛇郎家境富裕，多金銀珠寶、奴僕。蛇郎的富裕情況，多是藉由父親或姐姐到蛇郎家探視、作客獲知。蛇郎財力雄厚的詳況表現在許多方面，如所有東西全是金銀製，如臺中的金碗筷、奴才等，反映對富貴人家的印象。有的故事還特別強調如廁用的是金屎耙，誇飾地連如廁用的淨器都是金銀做成，富況不

<sup>22</sup> 簡齊儒：《臺灣地區蛇郎君故事研究》，頁79。

<sup>23</sup> （日）片岡巖著，陳金田譯：《臺灣風俗誌》（臺北：眾文圖書公司，1990年），頁116。

<sup>24</sup> 胡萬川總編輯：《石岡鄉閩南語故事集》二（豐原：臺中縣立文化中心出版，1993年），頁40-85。

<sup>25</sup> 古佳峻：《臺灣龜圖像祭物文化詮解》（高雄：高雄師範大學國文研究所博士論文，2013年），頁109。

言而喻，甚至父親捨不得用金（或銀）屎耙、金手巾、金條棍……等昂貴器物，攜帶回家展示給家裡女兒看。有的則特別指出作客者備受款待，吃是山珍海味、美酒佳餚，還贈送作客者禮物。嘉義縣東石蛇妻送父親一桶金一桶銀。<sup>26</sup>種種講述都反映了市井小民對所謂女人嫁到好丈夫的標準。

正如鄧迪斯所言，從普羅普的模式看來，同性競爭是所有口傳文學的重要特徵，所有具有女主人公的故事都有一個女性的對手。關於姊妹手足間的競爭，貝特罕進一步提到，遭壓抑的伊底帕斯情結不再是故事重心，<sup>27</sup>由手足競爭取而代之。在現實人生中，手足競爭背後往往隱藏著正面和負面的伊底帕斯關係，以及因這些關係而生的罪惡感。姊妹手足想要篡奪對方正統的位置。<sup>28</sup>姊妹手足間的相爭，是不是有伊底帕斯的情結，不得而知，其中必定還有許多值得思考的因素。

臺灣的故事中詳細地講述蛇郎有錢，房子很大；妹妹嫁得很好，吃得好，穿得好。而姐姐以為妹妹嫁得好，嫉妒而殺害妹妹，再冒充去當蛇郎的妻子。這樣手足相殘的情節，背後的因素是為了搶丈夫，冒充妻子角色，可見在庶民百姓的認知中，女人唯一的盼望就是嫁給有錢的丈夫。姐姐對嫁給有錢丈夫的念頭強烈到要致自己的妹妹於死地，再冒充妹妹成為蛇郎的妻子。

早期傳統社會的婚姻對女子而言，是名份地位的象徵，她們必須從一而終依附著婚姻，才能保住其社會地位，婦女婚嫁之後歸於夫家，經濟依賴丈夫，死後得以配享祭祀。<sup>29</sup>對女子而言，該嫁而未嫁的單身女子，不但生前會受人指指點點，死後也無處奉祀，成了孤魂野鬼。婚姻是女人唯一的歸宿，無論好壞，女人都要找到婆家。

---

<sup>26</sup> 簡齊儒：《臺灣地區蛇郎君故事研究》，頁 87、88。

<sup>27</sup> (美)阿蘭·鄧迪斯著，戶曉輝譯：〈用精神分析學解釋小紅帽〉，收入戶曉輝編譯：《民俗解析》（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5 年），頁 223。

<sup>28</sup> (美)布魯諾·貝特罕著，王翎、古佳艷譯：《童話的魅力》，（臺北：漫遊者文化公司，2017 年），頁 372。

<sup>29</sup> 卓意雯：《清代臺灣婦女的生活》（臺北：自立晚報，1993 年），頁 10。書中描寫到清代臺灣的社會現象，女子沒有拒絕婚姻的權力，在清代臺灣漢人的父系社會中，家庭的嗣系由男子繼承，女子被排除在本家宗祧之外，她必須依靠丈夫來取得家族成員的資格，否則死後將無所歸屬，無人奉祀。

何以我們的故事中常見的是姐姐害死妹妹而搶奪丈夫的情節？首要因素當然在婚姻是女人唯一的追求，夫字是天出頭，婚姻是名分地位的表徵；也因為我們的家族糾葛很深，即使長大後有了婚姻，彼此的聯結仍然很緊密，不是父親去探望女兒，就是姐姐去拜訪妹妹，或者是妹妹回娘家。出嫁女子的回娘家有許多場合，逢年過節，父母壽誕，因此，丈夫的財富成了被嫉妒的事情。蛇郎君故事中妹妹的遇害全因為丈夫有錢。

另一個要關注的小問題是，故事中，害死妹妹的通常為大姐，這其中應也有傳統家族中女性的因素。一般的習慣上，大姐應先出嫁，接著是二姐，最後才輪到小妹，不料故事中先嫁人的卻是小妹，她因為兩位姐姐都不願意為父親分憂而捨身嫁給蛇郎，卻無心插柳嫁上世俗心目中的好對象，即有錢的對象。這下子，心中不平的非只二姐，大姐更恐慌，她使的手段就是害死妹妹，冒充妹妹成為蛇郎的妻子。這個故事似乎也暗示著傳統家庭中，女子要及時找到歸宿的壓力。

如果比較一下相近地區的類似故事，更能凸顯蛇郎君故事的姊妹相爭的家族糾葛問題。日本的蛇婿故事是蛇化身為英俊男子，夜夜來閨秀小姐的房裏，女子懷孕，母親起疑而且知曉個中原由。最後，蛇喪了命，懷孕女子因為喝了三月三的桃花酒、五月五的菖蒲酒與九月九的菊花酒，把肚中的蛇兒給化掉了。據說，日本女子每逢過節時，都要用這些酒來慶賀節日與祈求健康。<sup>30</sup>我們可以看出日本的蛇婿是妖的概念，故事中他是會害人或誘惑人的，因此人們不會將之與婚配做連結。日本所流行的蛇郎故事，大體上都屬於蛇精作祟型。這是因為日本人把蛇看作邪神，由此便形成了「日本民間故事中的蛇郎故事恐懼成分多，並與擊敗邪神故事相聯繫」的民族文化特徵。<sup>31</sup>上田秋成（1734-1809）的〈蛇性の姪〉<sup>32</sup>源自馮夢龍（1574-1646）的〈白娘子永鎮雷峰塔〉<sup>33</sup>，故事中真女兒的蛇妖形象始終

<sup>30</sup> （日）關敬吾編，連湘譯：《日本民間故事選》（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1983年），頁300-301。

<sup>31</sup> （日）志村三喜：〈圍繞蛇郎和龍女談彝族民間故事的淵源〉，《山茶》第5期（1985年）。

<sup>32</sup> （日）上田秋成：〈蛇性の姪〉，收入《雨月物語》（東京：栗田書店，1935年），頁118-162。

<sup>33</sup> 馮夢龍編、李田意攝校：《警世通言四十卷》下冊（臺北：世界書局，1958年），卷28。

存在，顯示無論蛇婿、蛇女，在日本一直被視為邪神，與中國蛇女、蛇婿的人性化形象迥異。中國（包括臺灣）民間故事中的蛇郎故事都聚焦在妹妹被姐姐害死，姐姐冒充妹妹成為蛇郎妻子的過程，我們明顯地知曉，日本的蛇婿故事與蛇郎君故事是有極大差異的。

### 三、情愛追求與婚姻悲劇

臺灣「蛇郎君」故事類型讓人很容易聯想到歐洲一些類似的故事，如義大利巴西耳（Giambattista Basile, 1575-1632）所編的《五日談》（*Pentamerone*）一書，此書以那不勒斯方言寫成，將五十個小故事鑲嵌在一個大故事框架中，原書名為《最好的故事》，作者則自稱此書為《故事中的故事》。<sup>34</sup>

《五日談》第五天的第三、第四則都描述類似的故事，其中都有冒充的妻子角色，最後因為女主人公的愛情而魔法解除，男女結為連理。<sup>35</sup>卡爾維諾（Italo Calvino, 1923-1985）整理的義大利民間故事的第十九則，描述有一個國王認了一頭豬作兒子，而這頭豬想娶麵包師的女兒作妻子。麵包師的三個女兒，大女兒、二女兒都因對這頭豬非常不耐煩而死去，第三個女兒卻心甘情願的嫁給了這頭豬。她禁不住好奇，在晚上想看這個豬王子睡覺的樣子，在燭光下，她看見一個英俊的王子，沒想到這個舉動卻犯了魔咒，引來王子滿腔怒火而消失不見。經過一番折騰，三女兒對豬王子的愛情還是戰勝了一切，魔咒解除，兩人結為夫妻，過著快樂的生活。<sup>36</sup>我們看到歐洲的這一類故事中，強調的幾乎是男女主角對愛情的追求。

其實這樣的〈美女與野獸〉故事是一則普遍流傳在歐洲各國的民間故事，後

---

<sup>34</sup> （義）巴西耳編，馬愛農、馬愛新譯：《五日談》（長春：時代文藝出版社，2009年），頁309。

<sup>35</sup> 同前註，頁265-279。

<sup>36</sup> （義）卡爾維諾編，倪安宇、馬箭飛等譯：《義大利童話》I（臺北：時報出版公司，2003年），頁86-90。

來的基本情節幾乎都是如此：一個商人行經一座荒廢的城堡時誤採野獸的花朵，野獸便要求商人將其三個女兒中的一個嫁給他。商人回去徵詢三個女兒的意願，結果只有小女兒願意為父親解憂而與野獸一起生活，但拒絕和野獸結婚。雖然如此，野獸對小女兒非常友善。故事中在此埋下兩人發生戀情的關鍵，暗示一種溫柔的相待方式。有一天，小女兒要回去探視父親，野獸要求她必須在一定時日內回來。兩個姐姐知道野獸的要求後，就故意留住小妹，不讓她依時回去。歐洲的故事中姐姐的出發點是一種善意，她們認為妹妹與野獸在一起是危險的，是不願意妹妹犧牲人生的幸福。小妹回到城堡後，發現野獸因她未回而即將死去。她十分傷心，情不自禁地吻他。一瞬間，垂死的野獸變成健康英俊的青年。原來他是城堡的王子，因為受到魔咒而變成野獸，唯有真愛才能解除魔咒而恢復一切，於是他們快樂的結了婚。<sup>97</sup>

〈美女與野獸〉的文字敘述很早就見於法國作家戴薇蘭（Madame de Villeneuve, 1695?-1755）1740年出版的同名故事書，又見於法國作家博蒙夫人（Leprince de Beaumont, 1711-1780）1756年出版的童話集中。<sup>98</sup>這則故事的上半部情節明顯與蛇郎君故事雷同，都是父親誤摘了花朵以致少女不得不嫁給蛇或與某一種野獸生活。

值得注意的是，臺灣的蛇郎君故事中，蛇郎君要的是一個可以當妻子的女人，而妹妹得到的是一個有錢的丈夫；歐洲的〈美女與野獸〉故事不然，願意為父親分憂的妹妹雖然與野獸生活卻不願意結婚，野獸也不強迫，只是一味付出，最終獲得她真心的愛，愛情真諦使得魔咒解除，野獸變回王子，兩人結為夫妻。蛇郎君故事中沒有愛情，只是強調婚姻，強調小女兒為了孝順父親而勉強出嫁，卻無意間進入世俗所謂的富裕婆家。

心理學家布魯諾·貝特罕（Bruno Bettelheim, 1930-1990）在1976年的著作《童話的魅力》（*The Uses of Enchantment: The Meaning and Importance of Fairy*

<sup>97</sup> 金榮華：《民間故事類型索引》，頁326。

<sup>98</sup> （法）博蒙夫人著，傅辛譯：《法國童話精選》（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1993年）頁105-121。

Tales) 就提到, 現今大家最熟悉的〈美女與野獸〉出自博蒙夫人, 故事中講述, 三個女兒都貌美如花, 尤其是最小的女兒, 人們喚她「小美女」, 這個暱稱讓兩個虛榮自私的姐姐十分嫉妒, 最小的美女和她們不一樣, 她甜美謙遜, 對所有人都很體貼。故事情節清楚刻畫孩童對父母的伊底帕斯愛戀, 如果在成熟過程中順利轉移和蛻變, 轉而投注在愛侶身上, 就會是自然有益的, 而且會帶來最正面的結果。<sup>39</sup>對美的虛榮或嫉妒無疑是與個人對情愛追求連接在一起的。

金榮華先生也舉了型號為 408 的〈三個橘仙〉故事, 明顯地與蛇郎君故事下半部情節異曲同工, 這也是一則在歐洲各國流傳很廣的民間故事, 基本情節如下: 年輕的王子打破一個老婦的油罐, 老婦詛咒他會和某三顆橘子戀愛。王子應咒出發, 歷盡艱辛, 終於找到三顆橘子。但他忽略必須在水邊剝開橘子的指示, 剝開第一顆橘子時, 裡面出來的漂亮少女因無水而死去。剝開第二顆橘子時也發生同樣的情形。因此他到一個湖邊去剝開第三顆橘子, 橘中美少女因有水而活了下來。王子對橘女一見鍾情, 然而因她全裸無衣, 所以囑咐橘女藏在湖邊的大樹上, 待他回去取衣來迎娶。王子走後, 有一個貌寢的女奴來湖邊汲水, 看見湖裡的美麗倒影, 以為是自己的影像, 興奮得摔破水罐, 不願再工作。後來她弄清楚那是樹上少女的倒影, 既生氣又嫉妒, 問知詳情後, 便將橘女推落湖中淹死, 自己裸身躲上大樹。王子取衣回來, 醜女謊稱, 皮膚和容貌改變皆因日曬風吹所致, 王子無奈地娶了醜女。橘女被害後變為一隻鴿子, 被殺後又長成一棵樹, 醜女又將樹砍倒。有一老婦經過, 取了一塊木片回家, 不料橘女就從這木片中出來暗中為老婦做家事, 老婦發現後收養為女兒。一切經過終為王子所知, 於是他處罰了醜女, 也娶回橘女。<sup>40</sup>這個類型故事也早出現在巴西耳《五日談》中, 中譯為〈三只香櫞果〉, 情節正如〈三個橘仙〉。<sup>41</sup>卡爾維諾所編的《義大利童話》也收錄類似的民間故事, 標明是流傳於阿布魯佐地區的〈三個石榴的愛情〉, 與流傳於熱那

<sup>39</sup> (美) 布魯諾·貝特罕著, 王翎、古佳艷譯: 《童話的魅力》, 頁 452-456。

<sup>40</sup> 金榮華: 《民間故事類型索引》, 頁 319。

<sup>41</sup> (義) 巴西耳編, 馬愛農、馬愛新譯: 《五日談》下冊, 頁 298-306。

亞地區的〈長不大的牧羊人〉。<sup>42</sup> 故事中通常說美麗的女孩從石榴或蘋果中出來，男子對她一見鍾情，而歡聚首日也即離別之時，女孩被汲水的醜女投入水中，大部分的故事中醜女會冒充嫁給王子，只有〈長不大的牧羊人〉故事中，醜女只是嫉妒蘋果姑娘的美貌而氣得把扔進井水中。我們可以稍微地推測，歐洲民間故事的特點比較少言及姐姐搶丈夫，而多側重女人間對美貌的嫉妒，當然美貌的較勁也來自對情愛的追求，有美貌始有英俊的男子青睞。

《格林童話》第八十八則〈會唱會跳的小百靈鳥〉裡講述有三個女兒的父親，爲了捕捉想要送給小女兒的小百靈鳥，被迫要把女兒嫁給受到詛咒的獅子。受到詛咒的王子白天是獅子，晚上恢復人形。經過一翻艱辛，三女兒對獅子的愛情解除了魔法，與王子獲得幸福。<sup>43</sup> 卡爾維諾編著的《義大利童話》裡提到，一個商人有三個女兒，因爲小女兒要一朵玫瑰花，他因偷摘了花而被迫要把小女兒嫁給妖怪，經過長久的相處，小女兒對妖怪的愛情使得魔法獲得解除，妖怪恢復了身爲國王的原貌，兩人結婚，過著幸福的生活。<sup>44</sup> 十八世紀法國博蒙夫人也講述了〈美女和怪獸〉的故事，

金榮華先生認爲，民間故事的口頭流傳是早於文字書寫的，所以〈美女與野獸〉、〈三個橘仙〉這兩個故事分別在西元 16 和 18 世紀中葉之前已經產生和流傳應無疑問，大致可上推至 14-16 世紀的歐洲文藝復興時期，約略是中國的元、明兩朝。而我們的蛇郎故事在二十世紀經採錄而見諸文字所編撰之類型索引統計，共有一百五十多篇異文，若以未經索引的各地卷本推算，總篇數可能超過一千。在流傳地區方面，除了新疆和內蒙古，各省都有流傳紀錄。就民族而言，除了漢族，至少還在回、羌、苗、瑤、黎和鄂倫春等二十七個少數民族中流傳，這是需

---

<sup>42</sup> (義) 卡爾維諾編，倪安宇、馬箭飛等譯：《義大利童話》Ⅲ，頁 54-60；《義大利童話》Ⅰ，頁 32-35。

<sup>43</sup> (德) 格林兄弟 (Die Gebrüder Grimm) 編著，魏以新譯：《格林童話全集》(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8 年)，頁 305-310。

<sup>44</sup> (義) 卡爾維諾編，倪安宇譯：《義大利童話》Ⅱ，頁 61-69。

要很長時間才能有的現象。<sup>45</sup>如此說來，我們的蛇郎君故事似乎未必與歐洲的〈美女與野獸〉、〈三個橘仙〉有關聯。

我們明顯見到蛇郎君故事、〈美女與野獸〉、〈三個橘仙〉的精神有極大的差異，後兩者毫無疑問在歌頌男女的愛情，而我們的蛇郎君故事是在強調手足糾葛，捨身救父而獲得好婚姻的妹妹，經歷姐姐的謀害而挽回人婦位置的艱辛，是一個手足相爭的家族故事。而蛇郎故事的後半部情節與〈三個橘仙〉或〈三只香櫞果〉類似，卻將重點放在妹妹的死後變形，我們也明顯發現，歐洲故事的女子在與王子即將結婚之前被害，然而歐洲的故事中是醜女嫉妒美女，加害者與被害者是沒有任何關聯的，只是單純的女人間的嫉妒，嫉妒的關鍵是因為美醜，而美醜是為了取悅男人，獲得男人的青睞。卡爾維諾就說過，愛情是義大利民間故事的不朽主題。<sup>46</sup>

博蒙夫人講述了一個家道中落的商人，和他三個貌美如花的女兒的故事：「老大嫁給一個像愛神般漂亮的年輕紳士，他只愛自己的那張臉，從早到晚忙於收拾他的面孔，不把妻子的美貌放在心上。老二嫁給一個聰明的男人，但他的聰明只用來與所有人鬥氣，首先是和他妻子鬥氣。」而三女兒美妞本因父親摘取了怪獸園林裡珍貴的玫瑰花，而自願到怪獸的住處陪伴以平息其怒火。<sup>47</sup>

愛美的男人和聰明的男人，在這裡被作為與怪獸的對照。故事裡的怪獸面貌醜陋，也「沒有上流社會所謂的機靈」且「不太聰明」，但美妞卻出乎所有人意料之外地過得很好。「美妞的兩個姐姐看見她像公主般穿金戴銀，比陽光還要美麗，幾乎氣個半死」，於是兩位心懷嫉妒的姐姐便私下商量，要用計延緩美妞與怪獸一個禮拜就回返的約定。老大說：「我想出一個主意：我們設法留她（美妞）超過一個星期。她那隻愚蠢的怪獸會因為她食言而暴怒，說不定就把她吃了。」

<sup>45</sup> 金榮華：〈「蛇郎」故事探源〉，《愚公移山山還在——民間文學論集》（新北：中國口傳文學學會，2013年），頁126-127。

<sup>46</sup> （義）卡爾維諾編，倪安宇譯：《義大利童話·編者序》，頁33。

<sup>47</sup> （法）佩羅（Charles Perrault, 1628-1703）等著，夏玟譯：《法國童話》（北京：中國人口出版社，2016年），頁137。

最後美妞發現了自己對野獸的愛，趕回城堡對奄奄一息的怪獸表達愛意，破除了魔咒，怪獸變為王子，而兩個姐姐受到仙女的懲罰。<sup>48</sup>

在我們的蛇郎君故事中，姐姐嫉妒妹妹，嫉妒她的婚姻。臺灣的故事中，從未說蛇郎君是窮的，他總是富有的，因此妹妹的被害常在婚後一段時間，姐姐發現妹妹的生活過得很好，她嫉妒妹妹嫁一個富有的丈夫，而非嫉妒妹妹與丈夫是否相愛？有意思的是，臺灣的蛇郎君故事中，幾乎未曾提及蛇郎君是否喜歡妹妹，是否對妹妹好？姐姐嫉妒妹妹而將她推入井中，並非橫刀奪愛，她是要「害命奪夫」，或根本是「害命謀財」。我們的蛇郎君故事中是手足的相殘，說的是一個家族中的彼此迫害。

關於父親的職業，在大陸各省有很多是樵夫或農夫，但也有說是貨郎的，閩南、陸安等處則是以拾屎的為多。<sup>49</sup>閩南地區常見「撿豬屎」，可見臺灣漢族蛇郎君故事中父親也多為「豬屎公」的角色，應有受閩南地區故事影響的痕跡。值得注意的是，臺灣蛇郎故事中的父親也會出現「員外」的身分，在福建、浙江等省分的故事中，都未見這樣的身分出現。可見經濟條件並不是影響父親不顧女兒死活而任意許嫁的主要因素。身為員外或富翁的父親，隨意將女兒許配給一個沒有行為能力的男子，絲毫不替女兒終生幸福著想，只想打發女兒出嫁了事。臺灣或閩南的蛇郎君故事中，大多是父親摘花或農作遇見蛇郎君，受到威脅而將女兒嫁出，他們似乎從未將女兒的幸福當一回事，輕易就將女兒嫁給了蛇郎君，中國各省的蛇郎故事亦然。

蘭克（Otto Rank, 1884-1939）認為，拒絕把女兒許給任何求婚者，或者在迎娶女兒時提出難以完成的條件的父親，其實是捨不得把女兒許給任何男人，他想把女兒據為己有。鄧迪斯進一步說，佛洛伊德派假定民間故事中想娶自己女兒是男性父親願望思維的反映，這是錯的，其實是女兒想嫁給自己的父親。<sup>50</sup>不管是佛洛伊德派或伊底帕斯情結，用此來詮釋臺灣或中國的蛇郎故事似乎都是不妥當的。

<sup>48</sup> （法）佩羅等著，夏玫譯：《法國童話》，頁 139。

<sup>49</sup> 鍾敬文：〈蛇郎故事試探〉，《鍾敬文民間文學論集》下冊，頁 192-208。

<sup>50</sup> （美）阿蘭·鄧迪斯著，戶曉輝譯：〈民俗的精神分析學研究〉，《民俗解析》（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5 年），頁 150。

這樣的「撿豬屎」父親角色應該也是故事的重點，一個身為「員外」的父親都不能保障女兒的婚姻，那個「撿豬屎」的父親就更不能指望了，身為姐姐的人當然不可能奢望能嫁好，因為父親的「撿豬屎」身分，她能找到的歸宿，也只能找到「門當戶對」的「撿豬屎」婆家。如此說來，姐姐會對妹妹的有錢丈夫如此嫉妒就不難理解了。

〈美女與野獸〉、〈三個橘仙〉的故事類型，都表現了個人對情愛的追求，〈美女與野獸〉和蛇郎故事，同樣都有三個姊妹，前者只顯示最小的妹妹在情愛上的萌芽與獲得或付出，後者凸顯的是姊妹手足在婚姻上比較、衝突。〈三個橘仙〉與蛇郎君故事後半的情節近似，前者有醜女對美女的嫉妒，美與醜的對立，凸顯的也是個人對情愛的追求，表示美與愛是一體的兩面。蛇郎君故事中，不管是在中國各地的故事，也包括臺灣，無例外的都強調蛇郎君的財富、豪宅，強調妹妹的婚姻令手足歆羨，其中並無對情愛的言語。可以肯定，〈美女與野獸〉、〈三個橘仙〉與蛇郎君故事所代表的民族文化差異是很大的。

#### 四、紅龜粿意象

歐洲〈三個橘仙〉故事中被推入水中亡沒的美女有多次變形，第一次是鳥，第二次是樹，接著可能以各種形式回到女孩的原型。關於蛇郎君故事，比較重要的部分似乎也是妹妹死後的變形，妹妹被推入井中而死後的變形極為多變。第一次變形差不多也都說是鳥，第二次變形也以樹或竹兩種較普遍，這樣的情形似與〈三個橘仙〉雷同，第三次的變形較複雜，金菩薩、竹、麵包、白龜、火星、青銅錢或小媳婦等。<sup>51</sup>無論是布魯諾·貝特罕或阿蘭·鄧迪斯，雖然他們一生都在打筆戰，卻都屬於佛洛伊德派，都擅長以精神分析學來解釋民間故事，如果按照他們的理路，大概都會說，死後變形成為鳥或樹都是一種陰莖象徵，在爭奪愛情或婚姻的過程中，美女或妹妹潛意識希望擁有男性生殖器，即變成男人，而最後她終究無法成為男人，還是成為自己。所有的民間故事都反映女子死後變形再回歸

---

<sup>51</sup> 鍾敬文：〈蛇郎故事試探〉，《鍾敬文民間文學論集》下冊，頁192-208。

自己的過程。

丁乃通 1978 年出版的《中國民間故事類型索引》對女主角的死後變形有詳細歸納：

【女主角變鳥】女主角的靈魂變為一隻鳥，它不斷 (a) 譏嘲她的姊妹是騙子。(b) 表示對丈夫親愛 (有時飛入他的袖子內)。騙子憤怒了，殺死這鳥。以後 (c) 把鳥煮熟了吃掉。(d) 但她吃的鳥肉又老又臭，可是她丈夫吃起來又嫩又鮮美。(e) 她把剩餘的鳥屍扔進花園裡。

【女主角變植物】由鳥的屍體長出 (a) 一棵竹子 (b) 一叢竹子。(c) 其他的 (常是棗) 樹。那新長的樹又是對丈夫友好，對騙子不好，因此騙子便砍倒這棵樹用來製成一個 (d) 小床、床架、小船等等。(e) 嬰兒推車 (f) 其他東西 (有時是門檻)，但是 (g) 不論何時她坐或躺在小床或床上時，不是有刺刺她，就是翻倒了。(h) 騙子的孩子，一坐到嬰兒車裡，總是很快就死了。(i) 用這植物制成的洗衣棒，洗她的衣服，就把衣服洗壞，洗她丈夫的衣服，卻洗得白潔……

【其他化身】隨後女主角變成 (a) 一個金像 (b) 枇杷樹 (c) 蛇 (d) 牡蠣 (烏龜) (e) 線球 (e1) 紡錘 (f) 剪刀 (g) 雞 (h) 饅頭或餃子 (i) 白菜 (j) 牡丹 (j1) 花簇 (j2) 木梳 (j3) 魚鈎 (k) 石頭 (m) 戒指。<sup>52</sup>

我們明顯的看到丁乃通所歸納的蛇郎故事中，被害的妹妹最後的變形常是小床、嬰兒推車或者洗衣棒、線球、紡錘、饅頭或餃子等等，似乎與女主人公在家中的工作有關，或是母親的角色、或是烹飪的角色。故事中最後的變形物是女主角生活中熟悉的，或者也可以說是有某種代表性的。

在大陸東南沿海省分 (浙閩粵) 地區，蛇郎故事中妹妹被姐姐加害之後，最常 (93%) 變換的第一個變形物便是「鳥」，而在臺灣漢族異文中，卻只佔 65%。接著，妹妹變竹子或其它樹科植物，姐姐氣憤將竹或竹製品燒掉 (55%)，女主

<sup>52</sup> 丁乃通著，鄭建成等譯：《中國民間故事類型索引》，頁 122-124。

角進行最後一次的變形，有 53% 都變成了「紅龜粿」（最多）、「麵龜仔」、「年糕」、「白龜粿」等糕粿類的變形物，變成一塊紅龜粿等物，通常 58% 是被拾救回家的，多數（39%）是老婆婆向假妻借火種、分火、借火灰，在灶口發現紅龜粿等糕物。紅龜粿是節慶祭祝時才製作的，被阿婆當珍寶地帶回家之後，忍不住咬一口，紅龜粿發出聲音，或是紅龜粿被放入「被窩」中保暖。<sup>53</sup>

澎湖的蛇郎君故事中，妹妹被大姐害死之後，先是變成小鳥，小鳥被殺以後長成竹子，竹子被大姐砍作竹椅，接著又被劈開丟進火爐裡焚燒，最後長成一個可口的紅龜粿。大姐將紅龜粿藏入棉被中，想等到肚子餓時再好好享受，不料晚間蛇郎君回家時掀開被窩，紅龜粿竟然變成一個美麗的女孩。蛇郎君細看才發現美麗的女孩正是自己的妻子。<sup>54</sup>

龜圖像祭物的使用族群規範在閩粵漢人，屬於閩粵地區的特色，馬來西亞、新加坡、菲律賓等潮汕人、福州人會在節慶時刻製龜做粿，而臺灣地區來自閩粵為主，製龜做粿的民情甚然。紅龜粿在閩臺地方的祭祀慶典使用相當普遍，深植在民族性情底層的習慣可從其口述、創作中顯影，紅龜粿具有圖像，有其必然的象徵與暗喻。<sup>55</sup>

日本學者就注意到臺灣人在節慶時製做紅龜粿的情況，在有餡料的粿類之中，紅龜粿大概是最為人熟知的。所謂紅龜粿，是以龜殼狀的木製粿模壓出外型，並包入紅豆或花生的內餡。嬰兒出生後的滿月，親舊會送來紅龜粿祝賀，但只收下八成，其他的當作回禮。滿周歲的時候，娘家也會送紅龜粿，讓嬰兒從紅龜粿上踏過去，這個習俗的由來，現在已經不可考。家裡有十六歲的子女，在七娘媽生日時，也要準備雙數的紅龜粿和粽子，分送給鄰居、親戚和朋友。五十歲以上的人作壽，也有做紅龜粿慶祝的習俗。<sup>56</sup>洪淑苓教授認為，臺灣地區的習俗如幼童有「挽綫」（加鎖）者，若當年滿十六歲，要於七夕七娘媽生日時帶祭品在七娘媽

<sup>53</sup> 簡齊儒：《臺灣地區蛇郎君故事研究》，頁 92-95。

<sup>54</sup> 金榮華：《澎湖縣民間故事》，頁 193-195。

<sup>55</sup> 古佳峻：《臺灣龜圖像祭物文化詮解》，頁 51，頁 111。

<sup>56</sup> （日）池田敏雄著：《臺灣の家庭生活》（臺北：東都書籍株式會社臺北支店，1944 年），頁 83-84。

神前「脫綫」（脫鎖），這個習俗在臺南尤盛，稱為「做十六歲」，由雙親帶領子女向七娘媽拜謝，俗稱「出姐母間」，意謂以往承受七娘媽部屬姐母的愛護，今已成年，足以自立，特向之申謝。<sup>57</sup>可見紅龜粿與「做十六歲」的七娘媽生日祭品有密切聯結。

寺廟的祭祀中，有些人也會祈求廟裡的紅龜粿，如果祝禱的願望實現了，在第二年還願的時候，要加倍送回。爲了添丁所求的紅龜粿叫作「丁龜」；爲了求財的紅龜粿則叫作「財氣龜」。<sup>58</sup>一般只有以下兩種情況，才能將紅龜粿從廟裡帶出來：一種是婦人祈求生男娃，一種是祈求發財。祈求者的名字、住所以及求走的龜的重量，廟方都會紀錄。人們會在紅龜粿上插香祭拜，然後才帶回家。帶回家後，要先擺在正廳供奉神明，三日後才能食用。

一直到現在，臺灣許多節慶中都還有紅龜粿的製作，一般的傳統市場中也還有紅龜粿的販售。在早期，紅龜粿是各種節俗中的必備糕點。如生命禮俗中的初生禮：得子、滿月、四月、度晬；成人禮：做十六歲、婚禮儀式；壽誕禮：長輩生日、神明聖誕；喪葬禮：祭墳、答禮、合爐，都須製作紅龜粿敬神祭祖，分福親鄰。另外，在四時節慶中的元宵、頭牙（春祈）、清明、中秋（秋報）、冬節也必以紅龜粿來敬神祭祖，分送親鄰。<sup>59</sup>紅龜粿這個糕點幾乎都會出現在臺灣早期的各種年節慶典或生命禮俗中，是所有人熟悉的食物。

澎湖所見的蛇郎故事，大致符合了一般的情節發展，其中值得提出來的是「紅龜」、「砵砵石」二種物品在故事中的出現。故事中三女被大姐陷害後，一再變形（變成鳥、竹子、椅子等等）回到家中，最後一次的變形爲「紅龜」，這是澎湖及臺灣才有的情節，當與此地的民俗信仰及飲食習俗有關。<sup>60</sup>澎湖因爲是島嶼，漁民比較多，以龜爲圖案的米龜或紅龜粿更是普遍。

---

<sup>57</sup> 洪淑苓：《民間文學的女性研究》（臺北：里仁書局，2004年），頁210；彭美玲：〈臺俗「做十六歲」之淵源及其成因試探〉，《臺大中文學報》第11期（1999年5月），頁363-394。

<sup>58</sup> （日）池田敏雄著：《臺灣の家庭生活》，頁282。

<sup>59</sup> 古佳峻：《臺灣龜圖像祭物文化詮解》，頁51、111。

<sup>60</sup> 姜佩君：《澎湖民間故事研究》（臺北：里仁書局，2007年），頁97-98。

學者以為，「紅龜」為「紅龜粿」的簡稱，為臺澎一帶漢民族的年節食品，常作為祭拜祖先神明的祭品，具有神聖、長壽的內涵，此處以「紅龜」作為三女兒最後一次的變形物，有暗示三女終獲好命，即將得到幸福美滿的結局。<sup>61</sup>「紅龜粿」做為最後變形物，的確會予人有終獲幸福圓滿結局的聯想，或許還有一種更重要的意涵，妹妹的角色最終以紅龜粿返回，似乎代表她重新得到主中饋的女主人位置。紅龜粿的蒸煮，與年節祭祀息息相關，女主人能蒸煮紅龜粿或年糕，代表她的身分與權利。成為廚房灶中的炭火灰燼，也代表她未曾須臾或離女主人的位置；她未曾棄守、丟棄廚房中的工作，因此最後終於返回。

紅龜粿或年糕或米龜，這些都是年節祭祀的糕點，不只代表圓滿，更多的或許是其象徵意義。妹妹的主中饋地位未曾受到剝奪，無人可以取代，只有她能擁有祭祖敬神的權責與能力，換句話說，她的妻子角色始終都保有著，她的丈夫從未被搶去，她變成鳥，一直在丈夫身邊，她變成竹椅，讓丈夫可以休息。雖然，大姐要冒充妹妹的角色，但是，妹妹在一連串的磨難中堅持挺過，她一直固守在丈夫身邊，固守在家中的廚灶邊，她的位置似乎從未被替換取代過。

另一則流行於閩南一帶的蛇郎故事中，父親的工作是拾狗屎的，似乎有些奇特，與一般的情節有異。故事的最後，被害的妹妹變成竹椅，竹椅被燒後變成麵包。此故事的講述者為克魯爾曼，父親的拾狗屎並不常見，而變成麵包似不合理，因為閩南是米食而非麵食，看來故事應是後來的變異所致。

當她入廚房時，發現灶上一個麵包，她咬了一口，拿入臥房去預備留給孩子吃。「媽媽！肚子餓得很。」「乖乖！房裡的衣架上一個麵包自己拿去吃罷！」當這個孩子入房時，「哦！你又來，小冤家，我被你母親咬了一口呢！」忽然從衣櫥裡跑出一個嬌豔的女人，怒目的嚷，這小孩便被嚇死。待蛇郎君回來，看見兒子死了，房裡端坐一位麗人，像是伊前妻的體態，正在流淚。他心下懷疑，遂入房相問，知道她為麻子臉姐姐所害之事，忿

<sup>61</sup> 簡齊儒：《臺灣地區蛇郎君故事研究》，頁 126。

火燒胸，將死去孩子的母親——麻子臉的姐姐殺了。<sup>62</sup>

前述永春的故事中，老婦人在灶裏發現一隻龜，龜後來恢復妹妹的原型。閩南的故事中會變成龜，或許與沿海的環境有關。然而由灶中出來一隻活生生的龜而非紅龜粿，似也匪夷所思，是否講述者或採錄者不察是一個米做成的糕點如米龜或白龜或紅龜粿，而誤成一隻龜？可以肯定的是，臺灣的蛇郎君故事中，妹妹最後變成紅龜粿是相當穩定習見的母題陳述。而這樣的「紅龜粿」意象除了表現在文化習俗信仰的多方面意義，也象徵妹妹的為人婦正統位置，她最終再擁有主中饋與掌管家中祭祝烹煮的代表權。妹妹在被害死去最後變成「紅龜粿」復活的過程，是臺灣蛇郎君故事最有地方文化特色的部分。

胡萬川先生在《臺灣民間故事類型》一書中，收入了 403\*\*\*【好心女郎，神賜美貌】類型（艾伯華本：81【猴子是怎麼來的】）：

I a 一對姑嫂，嫂子（小姑）壞心眼，小姑（嫂子）是好人。

b 主僕二人，主人壞心，女僕善心但貌醜。

II a 小姑至井邊，遇到一個仙人 b 一乞丐上門乞討，被老闆娘趕出；女僕給乞丐食物且幫他療瘡，a 仙人把小姑變漂亮。b 乞丐把女僕變美貌。

III a 嫂子 b 老闆娘也如法炮製，結果變成猴子（或醜八怪）。a 變成猴子的嫂子偷回家吃飯，不小心坐到燒紅的磚，b 乞丐騙老闆娘坐燒紅的瓦，從此屁股變成紅的。<sup>63</sup>

《華麗島民話集》、《民俗臺灣》裡提到這則故事時，僕人給乞丐的食物都是紅龜粿。《華麗島民話集》講述乞丐爲了答謝好心女僕慷慨贈與紅龜粿，回贈了兩朵花；乞丐要好心女孩將含苞的插在髮際，而將開放的那朵送給壞心女孩戴，壞

<sup>62</sup> 謝雲聲編著：《福建故事》上冊，《民俗叢書》（臺北：東方文化供應社，1970年），頁137-144。

<sup>63</sup> 胡萬川編著：《臺灣民間故事類型（含母題索引）》，頁59。

心女孩戴了花之後越變越醜。可見在民間的觀念中，紅龜粿是神奇的，帶有神聖意味的，並非普通的糕點，這也使得蛇郎君故事中，紅龜粿成為故事情節中不可或缺的元素。

1943年起，由金關丈夫主編的《民俗臺灣》雜誌，收入了流傳於蘭陽地區的故事：苛刻的員外夫人因為看婢女不順眼，便時時找藉口為難婢女，加以虐待。夫人在兒子周歲時做了紅龜粿來慶祝，順便也給了婢女一個，卻要求婢女以破洞的籃子到河邊打水，若無法裝滿一籃水回來便要責打。婢女哭著到河邊打水時，遇到一個乞丐請求女僕將紅龜粿讓給他吃，女僕毫不猶豫的將難得的紅龜粿送給了乞丐，乞丐為了答謝她而把女僕變成美人。夫人也想如法炮製，乞丐卻把夫人變成了猴子。<sup>64</sup>池田敏雄（1916-1981）《臺灣の家庭生活》一書也提到相似的故事，壞心的女主人最後被變成了猴子。<sup>65</sup>

還有一些姊妹相殘的故事，最後妹妹的復活都與廚房相關。劉萬章編的《廣州故事集》中，有一〈疤妹和靚妹〉的故事，被害死的妹妹提到要復活的條件：一個飯斗（飯桶）當頭，一雙筷子當手，洗碗布作內臟，一把火箝當腳。老婦人準備了她要的東西，一瞬間，一個女孩復活，站在老婦人的面前。<sup>66</sup>

蛇郎故事的後半情節，妹妹被害死以後的變形物，幾乎都與廚房或者女人日常的工作物件有關，臺灣的蛇郎故事妹妹最後以紅龜粿作結，也有特殊的意涵。紅龜粿象徵妹妹的正統地位，她是主中饋的角色，節慶儀式的紅龜粿主要是她的化身，任何人都無法爭奪代替。紅龜粿是女性主權的宣示，返回原型的重要中介物，是手足爭奪情節下的聖俗或美惡分野，藉由紅龜粿的原型返回，妹妹更確立她的女主人地位，在一連串的磨難後，妹妹真正有了為人妻的能力與智慧，她以一而再再而三的變形讓丈夫學會區別真假妻子。紅龜粿的節慶祭祀意義是蛇郎妻子的正統地位象徵。

<sup>64</sup> 林川夫編：《民俗臺灣》第4輯（臺北：武陵出版有限公司，1990年），頁11-12。

<sup>65</sup> 池田敏雄著：《臺灣の家庭生活》，頁295-397。

<sup>66</sup> 劉萬章編：《廣州民間故事》（臺北：東方文化供應社，1970年），頁14-15。

## 五、結語

簡齊儒認為，433D蛇郎君故事是中國專有的「女性故事」，故事軸心是女主角屢經「試煉—磨難—成長」的奇幻過程。蛇郎君故事中種種「成妻」過渡儀式之隱喻及象徵手法，是爲了塑造一位傳統華人社會中妻子的典範。<sup>67</sup>其實，蛇郎君故事不只是一個「成妻」過渡儀式，更代表一個妻子固守家庭中主權的意義，妹妹在被冒充的過程中，她以不同的方式回到她的家庭，最後回到她主中饋的廚房，象徵她做祭祀糕點的女主人地位是無法被取代的。

由此似可進一步思考，何以蛇郎君故事中有如此姊妹相互殘害的悲劇情節？如前文佛洛伊德派學者所言，手足競爭可能是伊底帕斯情結的展現，爭奪的是一個正統的位置，這也是口傳文學的重要特徵，但是，對蛇郎君故事而言，意義可能不止於此。

從老父親摘花開始，傳統的「在家從父」觀念下，唯有小妹願意盡孝，她捨身嫁給蛇郎；善良盡孝的回報是她意外中有了好婚姻。在「撿豬屎」父親的原生家庭條件下，更凸顯三女兒擁有多金丈夫之不易與招妒之必然。在傳統社會，女人被要求不適合出遠門，很難接觸外人，招妒對象可能以自己親近的手足居多。大姐的心理反應是，她本來應該是第一個出嫁的人，她才該當蛇郎的妻子，卻反而讓小妹捷足先登了。其次，在大姐的心目中，她一直是長姐如母那個照顧者的角色，她對小妹可能更嫉妒，心理可能更不平衡。

而大姐在見到手足有所謂好歸宿的同時，更激化了對未來自身多舛命運的意識認知。無力或無感的父親絕不可能爲女兒找到好的婆家，姐姐想到等而下之的對策，害死妹妹，取而代之，冒充蛇郎君的妻子。手足相煎在這樣的情況下似乎就免不了了。

當然，妹妹出嫁後，所以爲大姐所害，也緣由中國的家族始終有所羈絆，比

---

<sup>67</sup> 簡齊儒：〈從「成妻」過渡儀式解讀中國蛇郎君故事〉，《湖北民族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第21卷第2期（2003年），頁1-11。

任何一個民族都更強調家庭倫常關係，特別強調的結果，手足相殘所預示的倫常崩壞的反差就更強烈。

歐洲故事〈美女與野獸〉、〈三個橘仙〉中的強調情愛追求，強調真愛才能解除魔咒，故事中的王子一直在追求愛情。

蛇郎故事中，妹妹答應嫁給蛇郎，是為了解除父難的孝心，而生活過得好無非就是蛇郎有錢有房的形象。蛇郎的角色是模糊的，像是一個可有可無的影子道具。<sup>68</sup>蛇郎他要的無非是一個妻子，根本談不上他對妹妹的愛戀或情義。蛇郎充其量就是個「土豪」代表，故事中，妹妹獲得的幸福意味她有個有錢有房的丈夫罷了。進一步說，妹妹被推入井而死，並非姐姐愛戀她的丈夫，大姐只是希冀要取代一個主婦的地位而已，她覬覦妹妹的富有妻子角色。

歐洲民間故事的主軸是個人的自我成長或幸福追求，中國的故事是家族的糾葛，蛇郎君故事不只是一個女性故事，不只是一個女性成妻故事，更是一個手足相殘故事，是一個姊妹搶丈夫的悲劇，是一個傳統家族中女性在婚姻壓力下而導致倫常失序的民間故事。當然，由此思考，中國一直有一個注重家族倫常的社會，這樣的故事所以一再被講述，是一種道德教化的意義，良善應該被宣揚，為惡應該被譴責。

臺灣的蛇郎君故事與日本或歐洲的近似故事比較，凸顯姊妹手足的相爭糾葛情結一直是臺灣故事的核心母題，而手足的相爭也代表了民族性中的家族觀念，姊妹即使出嫁仍與娘家密切往來，臺灣流傳普遍的傻女婿故事也可以看出，父親做壽與逢年過節，所有女兒必定帶著丈夫回娘家，女兒與娘家的關係緊密，姊妹手足的接觸頻繁，無形中就有比較多的糾葛與競爭。其他民族所以少有姊妹的互相傷害，也無異說明，出嫁後少有來往，個人的追求已然形成，與原生家庭的聯繫相對來說不那麼多了。洪淑苓對「回娘家」的習俗、歌謠、故事與女性的關係，有非常詳盡的研究。<sup>69</sup>臺灣至今的大年初二回娘家習俗，正是說明出嫁的女兒與原生家庭永遠的紐帶關係，姊妹手足所以有複雜的情結，正因為中國人一生都在家

<sup>68</sup> 金榮華：〈「蛇郎」故事探源〉，《愚公移山山還在——民間文學論集》，頁126-127。

<sup>69</sup> 洪淑苓：《民間文學的女性研究》，頁143-166。

族的氛圍中，女子不會因為出嫁就與娘家少了互動。

臺灣流傳的蛇郎君故事，普遍有妹妹最後化為紅龜粿的橋段，化為紅龜粿更是凸顯其中所象徵的特殊意涵。對於被害的妹妹來說，她是蛇郎的妻子，被害後的魂附於物在在說明，她始終固守家中廚灶，未嘗須臾或離，所有的紅龜粿、米龜或年糕都宣示著女主人的主權，只有她是家庭場域中的人妻，只有她可以掌控節慶與生命禮俗的祭祖拜神糕點製作，因此，紅龜粿成為故事情節中重要的變形物，妹妹從一個紅龜粿歸返回到她的原型來。蛇郎君故事中不可或缺的紅龜粿，見出這個糕點在庶民生活與信仰中的普遍性與重要性。

## 徵引書目

### 一、傳統文獻

(明)馮夢龍編、李田意攝校：《警世通言四十卷》下冊（臺北：世界書局，1958年）。

### 二、近人論著

#### (一)專書

丁乃通著，鄭建成等譯：《中國民間故事類型索引》（北京：中國民間文藝出版社，1986年）。

卓意雯：《清代臺灣婦女的生活》（臺北：自立晚報，1993年）。

林川夫：《民俗臺灣》第4輯（臺北：武陵出版有限公司，1990年）。

金榮華：《愚公移山山還在——民間文學論集》（新北：中國口傳文學學會，2013年）。

金榮華：《民間故事類型索引》（增訂本，全四冊）（新北：中國口傳文學學會，2014年）。

金榮華：《澎湖縣民間故事》（新北：中國口傳文學學會，2000年）。

姜佩君：《澎湖民間故事研究》（臺北：里仁書局，2007年）。

洪淑苓：《民間文學的女性研究》（臺北：里仁書局，2004年）。

胡萬川總編輯：《石岡鄉閩南語故事集》二（豐原：臺中縣立文化中心出版，1993年）。

- 胡萬川、黃晴文總編輯：《大甲鎮閩南語故事集》一（豐原：臺中縣立文化中心，1995年）。
- 胡萬川總編輯：《彰化縣民間文學集故事篇》四（彰化：彰化縣立文化中心，1995年）。
- 胡萬川、王正雄總編輯：《大安鄉閩南語故事集》三（豐原：臺中縣立文化中心，1999年）。
- 胡萬川、王正雄總編輯：《東勢鎮閩南語故事集》一（豐原：臺中縣立文化中心，2000年）。
- 胡萬川總編輯：《蘆竹鄉閩南語故事》一（桃園：桃園縣立文化中心，2000年）。
- 胡萬川總編輯：《南投縣福佬故事集》（南投：南投縣文化局，2003年）。
- 胡萬川：《臺灣民間故事類型（含母題索引）》（臺北：里仁書局，2008年）。
- 劉萬章編：《廣州民間故事》（臺北：東方文化供應社，1970年）。
- 中國民間文學集成全國編輯委員會編，《中國民間故事集成·福建卷》（北京：ISBN中心，1998年）。
- 謝雲聲編著：《福建故事》上冊，《民俗叢書》（臺北：東方文化供應社，1970年）。
- 鍾敬文：《鍾敬文民間文學論集》下冊（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1985年）。
- （日）上田秋成著：《雨月物語》（東京：栗田書店，1935年）。
- （日）片岡巖著，陳金田譯：《臺灣風俗誌》（臺北：眾文圖書公司，1990年）。
- （日）池田敏雄著：《臺灣の家庭生活》（臺北：東都書籍株式會社臺北支店，1944年）。
- （日）關敬吾編，連湘譯：《日本民間故事選》（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1983年）。
- （法）佩羅等著，夏玟譯：《法國童話》（北京：中國人口出版社，2016年）。
- （法）博蒙夫人著，傅辛譯：《法國童話精選》（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1993年）。
- （美）布魯諾·貝特罕著，王翎、古佳艷譯：《童話的魅力》，（臺北：漫遊者文化公司，2017年）。
- （美）阿蘭·鄧迪斯著，戶曉輝編譯：《民俗解析》（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

社，2005年）。

（義）巴西耳編，馬愛農、馬愛新譯：《五日談》（長春：時代文藝出版社，2009年）。

（義）卡爾維諾編，倪安宇、馬箭飛等譯：《義大利童話》（臺北：時報出版公司，2003年）。

（德）艾伯華著，王燕生、周祖生譯：《中國民間故事類型》（北京：商務印書館，1999年）。

（德）格林兄弟（Die Gebrüder Grimm）編著，魏以新譯：《格林童話全集》（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8年）。

Antti Aarne's Verzeichnis der Märchentypen (FF communications no.3) translated and enl. by Stith.

Thompson, The Types of the Folktale : a classification and bibliography, Helsinki : Academia Scientiarum Fennica, 1961.05.

## （二）期刊論文

陳麗娜：〈《蛇郎》故事在臺灣的流傳與演變〉，《美和專校學報》第16期（1998年6月）。

彭美玲：〈臺俗「做十六歲」之淵源及其成因試探〉，《臺大中文學報》第11期（1999年5月），頁363-394。

鍾敬文：〈中日民間故事比較泛說〉，《民間文學論壇》第3期（1991年）。

簡齊儒：〈從「成妻」過渡儀式解讀中國蛇郎君故事〉，《湖北民族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第21卷第2期（2003年）。

（日）志村三喜：〈圍繞蛇郎和龍女談彝族民間故事的淵源〉，《山茶》第5期（1985年）。

## （三）學位論文

古佳峻：《臺灣龜圖像祭物文化詮解》（高雄：高雄師範大學國文研究所博士論文，2013年08月）。

簡齊儒：《臺灣地區蛇郎君故事研究》（臺中：中興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0年）。

# **Sister-Sister Complex in Folktales**

## **—Discussion on the Image of “Red Turtle Cake” in The Snake Husband Story**

*Lu, Yi-Lu*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Chinese Literature, Soochow University

### **Abstract**

This paper was aimed to discuss the sister-sister complex in the snake husband story of Taiwan. In Taiwanese version, the younger sister married Snake husband voluntarily, while Snake husband's wealth would make the older sister jealous for sure. In the story, the older sister feared for spinsterhood and not being able to marry into a good family, which meant her eagerness for a wealthy husband and her misfortune of being a woman in a traditional society. The father character was often a picker of pig manure, which reflected the lifestyle in early Taiwanese society. When the younger sister died, she would turn into “Red turtle cake”, a traditional dessert of cultural meaning for the special Taiwanese occasions such as New Year or holidays. When the younger sister turned into “Red turtle cake” in the kitchen or on the top of the kitchen range, it seemed that she had regained the domineering role of the house. This paper attempted to examine the Snake husband story characteristic of Taiwan from different perspectives. In addition, the author compared the Taiwan's Snake husband story with other similar stories in Japan, South Korea or Europe to reveal that the sibling or sister-sister complex has been the core theme of Taiwanese stories. Sibling rivalry also reflected the family ideas in our national character, in which sisters would still have intimate relationships with their maiden home after their marriage.

**Keywords:** Red Turtle Cake, Sister-Sister Complex, Snake Husband, Tale Type, Taiwan